

旅行

第一章首 滋味

辣是什麼感覺？

口腔的酷刑，萬箭射穿咽頭肌？

感官的激流，烈焰在味蕾森林竄燒？

螃蟹在舌尖暴走。紅蟻在唇間爭鬥。

有人說，挺胸提氣，吞炭嚙冰，吃盡世間不平。

有人說，踩釘床，步焦岩，赴湯蹈火……哦不！是含著苦刑梨，牙關、臉皮、下顎糾纏勁舞。

辛辣。甘辣。酸辣。糊辣。熱辣。麻辣。打翻辣缸的辣。

紅油辣。宮保辣。芥末辣。蒜泥辣。魚香辣。朝天椒辣。

韓氏泡菜辣。麻婆豆腐辣。豆瓣鯰魚辣。夫妻肺片辣。

為了追求味覺的極致，我們浸淫紅海，將自己弄得滿頭大汗、七竅生煙、五臟六腑失火……

有人說，五內俱焚：辣妹在男人體內縱火？

有人說，喝辣吃香。那又是什麼況味？過豪奢，享艷福？樂嚼美食，暢飲名酒？飽嚙冷暖後，反芻那燙口寒心？

束辛謂之辣。一束束辛酸燃料棒，扞插直入，布滿生命的傷口或竅門，等著引爆，或者，燃引澎湃能量。

偏辣者，往往重鹹；性辣者，不免涼酸。就像，縱欲者首在縱飢：饕餮之貪、饕餮之饜，捨我其誰？捨此其什？

你能分辨死鹹和齶鹹的差異？海鹽的壯闊？陸鹽的渾重？晶粒兜落，未若柳絮因風起？不！是動盪湖鹽、頑固岩鹽和深藏井鹽，分說風波、碑碣與詩話。

淚鹽呢？激歡留吻，徹痛留痕？哈！熱血熬冰心，反復沸滾閒置的荒涼結晶。

煲湯調味，要在收火起鍋時下鹽，才不會把鹹津煮僵。苦茶入喉，宜於屏氣凝神時下咽，以免舌根上麻。辛離不開苦；痛了，只好求快。意氣風發的胃，納天地山川，管你鯨吞蠶食；五味雜陳的心，不會辨不出：戀情餿酸，深情苦口，祕情鹹澀，畸情騷癢……

甜呢？爽口潤喉溫心沁肺。某些感覺，汨燙水煮，才是原味；有種異樣，冰鎮之後，回歸初心。有些味道，精於偽裝或隱藏，像一則瞞天過海的誇飾（注），讓人嚐百草、尋千醫猶不得其解。

自然界有一顆紅寶石，叫做神秘果，具有偷天換日的魔法：吃下她，檸檬汁是甜的，酸芒果是甜的，大黃和青梅也變成蜜糖。哈！味覺大挪移，七葷與八素的變臉。

情人修成正果呢？那味兒，是歷盡酸楚後的回甘？

化不開的是糯甜，嚥不下的是茹苦。跳跳糖在舌苔燃放花火，棉花糖在齒間編織雲絮。嗷嗷的嘴，吃遍媽媽味、古早味、人情味和愁滋味；奢婪的心，追求活血補腎壯陽滋陰……最好還能瘦身。增一分理想熱，抗幾許現實寒；我們於是擁有暴食症的目光和厭食症的肚腸，在「不得」和「不得不」的痛苦循環中逡行、擺盪。

瓜上抹鹽，平添清甜；傷口灑言，徒增裂痛。面對親友的慟傷，我們經常不知不覺猛灑「胡教言」：披著心靈箴言外衣的胡言亂語，我們以為是施教渡人，其實是在啖食他人痛苦。

勞力者食人，勞心者食於人——乍看之下，我們像是活在食人族國度，彼此爭嚙財富資源、智慧心血，再將愛恨情仇攪拌蘸分，當成利益砧板上的佳餚、談判桌上的祭品。

甜鹹苦辣四正味，酸澀腥沖四賓味；正妹定不乏味？蠱賓往往奪主。別忘了，最能止渴的果子，叫作「望梅」；宜於充飢的食物，名為「畫餅」。而我們呢，吃乾抹盡，吮指舔齒，茫然四顧：口舌未及的纖端，一縷餘香，一線火星窸窣直搗回憶彈藥庫的碎響，悠悠游擺……

注：指味精、香精。

第一章 夜 市

「好吃？」父親問兒子，也問自己。

「嗯，爸爸認為好吃嗎？」兒子也問。

「當然……美味可口囉。你——」父親有些心不在焉，話鋒一轉：「想要怎麼吃？」

「一攤一攤吃下去，每一攤都吃。好不好？」

天真的貪婪，抑忍的饕餮。兒子仰望愁眉深鎖的父親，眼瞳裡散發欲望的亮彩。

吃。貪吃，偷吃，大吃，小吃。生吃，熟食，牛飲，鯨吞。「口腹之欲」尚不足以形容他對這種……口腔運動的看法。張口乞求，咂嘴尋味，維繫生命之必要，危細生命的避藥。

「好不好，爸爸？」纖細的指掌搖晃乾瘦的手臂。

「你知道這處夜市最有名的小吃是什麼？」神遊歸來的父親，幾分恍惚，有些疲憊；笑意像屋頂漏雨，滴滴瀝瀝。

「生煎包？蔥油餅？大香腸？」孩子比出右手食指，再出中指、無名指。

「喔？你知道的不少啦！還有呢？」父親瞪大了眼睛。

「病死豬。灌水牛。黑心油。」孩子又伸出左手。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大笑，春冰消融的笑意。「要不要先嚐嚐大雞排？」

順著父親手指的方向，孩子看見一波三折幾乎延伸到大馬路的排隊人龍。一個油亮的攤位，老闆和夥計大汗淋漓地下料、起鍋、裝袋、收銀、找錢。

絲絲飄香的油脂味。滋滋作響的烹炸聲。

孩子挺胸，吸氣，像部抽油煙機，想要吸盡沾五光、染十色的夜市氣息。他吐出乾澀舌頭，舔過上唇，滑向嘴角，又立刻收進口裡。

舌是宇宙及生命生生不息的符號——父親腦海閃過這句話，呈蛇形詰屈排列的文字。但他只說：「這攤很有名喔！外皮酥脆，內裡柔軟，鹹淡剛剛好。一口咬下，你能感覺牙齒撕裂纖維送入洞房的快樂，啊！一嘴接一嘴，魯呷魯涮嘴。」厭食的父親忽然扮演起美食代言人。

「送入洞房？」兒子聽不懂這句古語。

「是啊！你愛不愛食物？」父親摸摸兒子的頭。

「愛。」孩子點頭。

「古人說：『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。』意思是要我們珍惜食物。但爸爸知道，我們對一日三餐食物的感情，早已超過『珍惜』的程度。」父親說，「細嚼，慢嚥，吮指，咋舌，嘖嘖有味……我們和米麵肉蔬的親密關係，熱戀中的情人都比不上。」

攪和，咬碎，舔吮，吞嚥……你儂我儂的泥團糊塊通過喉洞，滑入食道，

憩息在胃囊和腸壁。那腔甜蜜，是在心房等候郎君的一縷芳魂。

感官的以及心情的，熾烈的或許幽靜的，飢渴的乃至欲望的……轉化消融，翻覆廝磨，歡樂亦酣暢，品嚐即擁有。我們滋味食物——那些「古早味」、「媽媽味」因為心靈的作用而有了深印的力量。食物滋養我們——讓我們在「佳餚」、「盛宴」的回憶中，腸肥而腦滿，乾癟或枯萎。

啖食動物的屍體，讓熱量、養分或毒素繁盛細胞，共築身體宇宙；吃下情人的唾液，教熱情、緣分和色素交混再生，也就是交換愛欲與細菌、悲傷或分離。

但有一種餵食，幫你拔刺，為你去骨；容易燙口的，先行吹冷，不易消化的，替你嚼碎。舐犢之唇傳給嗷嗷之口，媽媽餵養小寶貝。

新的三角關係形成了。親、子、食物間若現若隱的分享環、供應鏈。飲食供應父母供應子女，子女反哺父母回饋食物？孩子飽嚙冷暖之前，父母能為他承擔多少酸辛。

他又失蹤了。

「爸爸，你在說什麼？」孩子輕觸父親的手心，而，顫縮了一下。他感覺一點熱，用指尖撩摸燭光的熱。

「我說啊！吃是一門藝術。懂得吃，就不會暴殄天物，而是……」父親眨眨眼。

「什麼？」兒子睜大眼。

「抱舔尤物，哈哈！」父親捧腹大笑，瞄到孩子疑惑的眼神，隨即收斂表情：「咳咳！爸爸是說，抱舔添加物，對身體不好。最好吃自然的食材。」

「那爸爸還帶我來夜市？」

「夜市有什麼不好？爸爸第一次吃大雞排，就是你媽媽拐我來的。而且……」父親欲言又止。

是啊！孩子也一樣。我反而希望孩子跟他爸爸一起……

「而且媽媽說，你睡著時臉頰嘴角會動，好像白天沒吃飽，只好在夢中大吃大喝。」兒子一眨不眨盯著父親的雙眼——閃爍如星辰的眼瞳。

「媽媽什麼時候說的？」輪到父親意外了。

「不久前，你……的時候。」孩子的神情忽地一暗，聲音也變弱變小，低幽似蚊鳴，聽得不甚清楚。

離家出走？

「媽媽有沒有說，爸爸第一次吃大雞排，是和媽媽合吃一片？」父親沒有追問，反而淡淡一笑：「她一口，我一口；我把嘴裡肉塊塞給她，她將咬下脆皮餵給我。我們交換食物的不變蘸料就是彼此的口水。好嚙對不對？」

孩子咧嘴，傻笑。

「還有更嚙的事喔！」父親彎腰湊近兒子，鼻尖貼鼻尖：「爸爸將最寶貴的東西，交混媽媽最珍愛的心血，創造出獨一無二、這世界最完美的寶貝。」

那是他們父子間的祕密。

「爸爸覺得我很完美？」兒子聽懂了。

「當然！你是爸爸這一生中，收到的最好的禮物。我和你媽媽就蹲坐在陽明戲院的台階上，吃雞排，談未來，享受兩人時光。當時，我們沒有想到你會出現湊一腳，呵呵呵！」

祕密？你是說他們的溝通方式？

戲院，就是看電影的地方？孩子看見雞排攤後方，一幢介於米黃、暗褐色調的陳舊建築。

電影，就是幻夢的世界、迷離的天堂？孩子沒說出口，眼睛一直盯著夜暗中蹲伏的夢獸：關閉的大門如緊抵的雙唇，黝黑的窗戶像入睡的眼洞，售票口是吸納興奮吐出激情的鼻孔，一紙通行證，帶領好奇的眼睛夢遊幻戲人生……

直了，幽了，閃爍幻變了。孩子的眼瞳映著斑斕，父親呢，逸出神魂的目光如蝴蝶翻飛，悠悠盪盪，穿過某處死角，逕向某道回路……

「夜市小吃攤，是美食的魔法廚房，變出超大號雞排、一吃上癮的串烤、會噴汁的生煎包、甜鹹交合的大餅包小餅、葷素同體的大腸包小腸、肉味四溢的士林大香腸、香熱補身的藥膳排骨湯……。沿文林路、大東路、大南路尋寶，或駐足小弄、轉角，大啖青蛙下蛋、現切水果、蜜餞豆干；然後，躡進挨挨擠擠情人巷——是啊！摟著馬子，抱緊男友，臉貼臉、嘴對嘴，依偎餵冰。」

「媽媽……還說了什麼？」父親攬著孩子細瘦的肩頭，掌心貼撫，指尖輕叩，感覺不很真實：不像觸覺的觸感，像目擊，像視線糾纏正在消逝的事物；像……站在田埂瞥見茫茫水田裡一隻單腳站立的灰鷺絲。

「她說，你常常離開，不告而別，她不確定你什麼時候回來，或者，回不回來？」孩子的聲音有一絲哽咽。

「我……對不起！爸爸對不起你們。」他想抱緊孩子，但手臂僵麻、指端抽搐，竟有些不聽使喚。「爸爸答應你，再也不離開你，好不好？」

「沒關係啦！爸爸，你不是帶我出來旅行了？」兒子綻露笑臉，輕拍父親的手背：「而且，你答應過喔！要讓我一攤一攤吃下去，脹破肚皮也可以。我要吃大腸包小腸、臭豆腐、豬血糕、生炒花枝、藥燉排骨……」

父親別過臉，好一會兒，才說：「你覺得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是什麼？」同時往戲院旁的小巷前進。

「爸爸煮的麵。」兒子跟上父親腳步，不假思索回答。

停步，或者說，僵住。

波浪翻湧，濤聲迴旋，不停歇的沖刷，不息止的起落，微腥澀冷的回憶海潮淹漫而來。

洗切，浸漬，點火，下鍋……

絲絲縷縷，糾纏一生的私房料理。

他曾用食譜文體介紹這道麵食——

材料：蕎麥拉麵、高麗菜、蕃茄、豬肉絲（愈細愈好）、蔥花（愈碎愈棒）。不須耳鬢廝磨、近距離交談者，可添加一小瓣大蒜提味。但不論是否與人接觸，飯後請刷牙。

作料：極少量醬油、鹽、沙茶醬（不放亦可）和一大湯匙自我感覺良好。

作法：肉絲先用醬油、太白粉醃漬，快炒後撈起。將切好的青蔥、蔬菜下鍋，爆香半分鐘，添水炒（煮）熟，再將肉絲混入合炒。

另備有碎蔥末沙茶醬的湯底（高湯、白水皆可）。將麵三滾煮熟，放進碗裡，成為湯麵。最後將肉絲菜料帶汁澆上麵碗。切記！下箸時不可攪拌，破壞美色和食感。（除非你執意做成七情六慾乾拌麵。）

口感：麵Q，彈牙；湯汁順口、潤喉、挖心、掏肺，還好，不至於反胃、斷腸。

水正滾，湯猶沸。飢餓的碗筷瓢匙，等待好料下鍋、美食登場。可惜啊！一番心意不如一手技藝；也許有溫度，或許藏深情，可是啊……清湯只能掛麵，平淡終究乏味，不醬不鹽不能放味精，麵碗裡的萬縷千絲，像白髮。而，懵懂小兒吃得津津有味。

香氣噴鼻——

路邊攤的鍋蓋是魔術箱，掀開，便是茫茫白霧，苦甜酸辣湯。小碗五十元，大碗六十錢；弧形宇宙裡有油蔥、沙茶醬、肉片、韮菜和濃郁得難以分辨的湯頭菜尾，像雜燴？不！是真實入喉點滴在心五味羹。

什錦麵、大滷麵、擔仔麵、牛肉麵、餛飩麵，喔不！是混沌麵——就是這一碗，只要這一味，父親偷瞄兒子偷窺麵攤的眼神，兒子想像父親出神幻遊的遐想。

「其實，這裡的任何一攤，都比爸爸麵好吃。」父親沉吟著，「嗯……有沒有聽過『食不知味』這句話？」

「有喔！媽媽最近常常說，為什麼？」孩子笑得很無心，「因為吃飯不專心，在想別的事情？」

「有二種情形，會讓我們嚐不出食物的味道。第一種，那個人的心已經被其他事情佔滿，容不下美味；第二種，他的舌頭，分辨不出酸甜苦辣鹹。」一字一句，低聲細語，好像怕孩子聽不懂：「只是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孩子的眼中，有一種謎樣又似了然的色澤。

「有一種人，吃遍山珍海味，結果呢，吃什麼都索然乏味。」父親避開孩子的眼神，「有一些人，沒有吃過香喝過辣，反而覺得粗茶淡飯就是絕頂滋味。你明白嗎？」

孩子點頭，不語。小手箍著父親指掌，彎進暗巷。

小巷裡冰店林立。雪花冰、泡泡冰、蜜豆冰、一般剉冰……紅豆、綠豆、

粉條、仙草、芋圓、蜜餞、花生……閃閃發亮的，轟然電落的，如雪飄飛的……孩子嚥下口水，眼睛都直了。

「呵呵！小朋友很難抵抗甜食的誘惑。」父親笑說，「我以前啊！為了一顆媽媽不肯給我吃的維生方糖，哭了一整天哪！還有，喜歡將小手小臉緊貼著西點麵包店的櫥窗，凝望鮮奶油蛋糕。如果哪天，北海道鮮奶吐司被謀殺了，我一定是頭號嫌犯，因為鑑識人員會在每一家麵包店的每一片玻璃查到我的指紋和唾液。」

「鮮奶油蛋糕……？」孩子的視線，仍停在晶瑩的冰磚，細綿的冰絮。

「綿綿，軟軟，甜而不膩，入口即化。」父親也開始嚥口水，「我第一次吃進嘴裡，只有一種感覺：天堂的雲朵在我的口腔融化。」

「天堂是糖果屋？」孩子抬起脖子，仰望小巷樓頂夾縫切割的薄片夜空。

「對小朋友而言？是的。」父親也昂首，握緊兒子的手，輕聲說：「沒有小朋友不愛吃糖。爸爸唸小學時，嘴巴酸得可以榨檸檬汁。知道為什麼？我的前後左右每一位同學都帶糖果來學校：水果糖、軟糖、牛奶糖、泡泡糖、夾心酥、巧克力……還有，放在舌頭上會活蹦亂跳的跳跳糖。他們會在早自習吃，下課吃，放學吃，上課也會偷吃；自己吃，交換吃，偶爾也會冒著被罵的風險，從桌下背後偷塞一顆給我。有人說，孩童是『甜蜜』的化身，是碳水糖粉化合物，是苦澀生命的糖葫蘆、父母的甜在心。爸爸媽媽為什麼那麼喜歡親親小寶貝？因為忘不了吃糖的滋味。」

父親一把抱起輕盈的兒子，下巴指天：「哪！你看，咖啡色夜空像不像巧克力蛋糕切片？」

孩子搖頭，掙扎：「不像！不像！」

父親放下兒子，有些納悶：「那麼你說像什麼？」

「像咖啡色的夜空。」孩子嘟起了小嘴，蝙蝠張開了口蓋。

咖啡色夜空像咖啡色夜空？像咖啡？像夜空？像一種名為咖啡的色澤？像暗夜空曠無垠？

這是……哪門子修辭法？什麼意思呢？

父親蹲下身子，下巴靠著孩子肩膀，順著孩子的視線，仰天而問：「你在看什麼？寶貝。」

「那上面，真有人住？他們吃什麼？」

「有喔！太空人住在太空船裡，吃太空餐。」

「好吃嗎？」

「沒有夜市的東西好吃。知道為什麼嗎？」父親輕撫孩子的後頸，「物體蒸發時，我們才聞得到氣味；食物融解時，我們才嚐得到美味。而美味大半來自氣味。外太空因為失去重力，氣味會變少。而且喔！他們吃不到熱騰騰的咖哩豬排、蚵仔煎，太空船的菜單很可憐，朝鮮薊做成脆片，燒雞烤鴨擠成黏糊，包裝在管和罐頭中，搞不好還有巧克力噴霧、腓力牛排膠囊。」

「所以，太空人的肚子是空空的？如果當神仙呢，就吃不到爸爸喜歡的口

水？」孩子笑了，「可是牛和羊只吃草，草又不好吃，牠們為什麼吃得津津有味？」

「神仙只能餐風，宿露。不過，你如果經歷過一些事情，會發現：喝西北風的滋味，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糟。」父親朝孩子眨眼，「至於牛牛嘛！也許牠真的覺得青草很好吃，你知道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……」小傢伙歪著頭、皺著眉，忽然提高聲調：「喔！因為動物比人靈敏，能嚐出食物真正的味道？」

「說得好！」父親頷首，「因為牛有二萬五千個味蕾，人只有一萬個，而且草料粗、纖維多，不細嚼很難吞嚥，又不易消化，所以牛的胃也不只一個。」

「牛的胃口很大？」

「應該說，胃口很好。」父親輕捏孩子的臉蛋，「就像另一種人，吃什麼都是美味，酸、辣、羶、臭到了他嘴裡，都變成甜的。譬如說，爸爸麵其實……」

「其實就是很好吃啊！」孩子的笑靨，燦爛得像枚青蘋果。「我還記得，第一口麵進入嘴裡，溫溫、軟軟的感覺，我的舌頭像一座森林，一隻蝴蝶飛過——忽然間，花全開了。」

父親也記得，孩子嗅聞麵條、啞舔湯料如親吻的神情，專注而快樂。像神探在追蹤蛛絲馬跡；又像，厭食症患者突然有了食慾，大滅絕時代倖存人類在廢墟裡發現最後一口存糧。

「嗯，那碗麵你吃得很慢，第一根麵條，足足吃了……」

「吃了五分鐘。」孩子又在舔嘴唇。

「啊？那個你都記得？」父親感到銘心的事，孩子未必不經心；孩子不知道的事，其實沒有父親以為的那麼多。「是啊！那日是霜降，天空灰濛濛；飛蚊和不知名的蟲子亂飛。你花了五分鐘的時間品嚐……」

「不是花了五分鐘時間，是吃了五分鐘。」孩子堅定搖頭，像小學老師糾正學生那樣，更正父親的用詞。

這孩子在想什麼？一直以來，沒有人了解他的狀況？孩子的一笑一顰、一投足一舉手，是幽深古洞的神秘壁畫？

十年的呵護養育，做父親的，不能說不盡責。時時撫拭，分秒費心，像守護一枚未爆彈。反過來說，漫長時光的依戀陪伴，孩子的步履在他心田踩下深不見底的凹洞、滿水位窪痕；孩子的舌尖，吃掉父母正盛的青春，嚐得出父親漸衰的體溫？

「除了爸爸麵，你……還喜歡吃什麼？」父親試著轉移話題。

孩子歪著頭，想了許久，一字一字說：「知，了，的，叫，聲。」

知道的音波？了解的聲頻？今夜第三次，孩子語出驚人。

「你是說……夏天在樹上亂叫的知了？又名蟬、蛸吟、蜘蛛？」

「嗯，媽媽說過，一頓交響樂大餐。」孩子好像不知道他混淆了聽覺和味覺：「先是一聲唧，好像在說：嗨！我來了。接著兩、三聲，一長二短，探頭探

腦跟著來。然後……」

一滴雨，兩滴雨，點點滴滴，匯成暴雨。

一唱三嘆，短吁長鳴，嘈嘈切切的對彈，諄諄啾啾的嘶喚；眾聲圍謳。

明明是三兩連株，一排路樹，卻感到四方湧至、八方追來的轟炸：合聲疊聲岔聲亂聲……以及，戛然斷聲。

夏日午後的窗外演奏會，父親記得很清楚。

「然後你就笑了。爸爸記得，你從小就不愛笑。」父親接著說：「你的表情，好像在吃蛋捲冰淇淋。」

孩子笑了，笑逐顏開——喔不！仔細看，是顏逐笑開：笑意先起，在小臉上彎出一道幽黑褶縫，一弧鈎錨揚起，帆在升起，像拔航的大船，捲動興高采烈的海潮。眉飛，色舞，鼻動，眼開，快樂的波峰不退，後浪推湧前浪，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高潮。

詭異絕美，孩子的笑靨。父親瞠目以對，像發現新大陸的探險家、愕視蕈狀雲的目擊者。一度，他誤以為是盤旋的落葉、廢墟裡飛揚的枯焦。

孩子搔著毛髮稀疏的腦門，說：「嗯，蟬聲鹹鹹、脆脆的，像……」

蠶豆酥？

父親沒接話，牽著兒子，低頭前行。直走出巷口，忽然揚手，指了指不遠處沒有招牌、散發異香的攤位：「賣臭豆腐的，還記不記得爸爸說過？」

「記得！」孩子跳了起來，「炸得又香又酥超好吃的點心。可是爸爸，明明很香，為什麼叫做『臭豆腐』？」

「你去聞聞下鍋前甚至泡在大缸裡的豆腐，就知道它們有多臭。經過油炸或清蒸，立刻變成人間美味。有位作家說：『再沒有臭得那麼好吃的東西。』就像……」

「蛹寶寶變為蝴蝶？蓮花出淤泥而不染？」

「嗯……佛家說：明從闇出，潔自穢生。」父親字斟句酌，彷彿說錯一字，便會從天堂掉到地獄。「香與臭，好和壞，並非絕對。有時，經歷某種過程，事情就變得不一樣。你明白嗎？」

孩子搖頭，但口水直流；眼睛瞄向手持利剪快速動作的攤位老闆。

「三塊臭豆腐剪成十幾小塊，就是一盤。淋上醬油、蒜泥、豆瓣醬，以前還會添些香油，搭配酸酸甜甜的台菜泡菜，哪！爸爸童年時期垂涎不已的街頭小吃。」

老闆手一揚，將盛滿金磚的紅色盤子遞給客人。父親接下，端向兒子的鼻子：「剛起鍋的喔！」

「啊！好香！好吃！」旁邊一對小情侶……或者該說，一對依偎男女的背影，合捧著盤子，湊近嗅聞。孩子偏頭看那兩人的動作：舉筷、下箸、張口、吮嘴，像嗷嗷待哺的幼雛。

滋味，在口舌未及的纖端，默默滋長。如何好吃？怎麼品嚐？吃在嘴裡？看在眼中？吞下咽喉？想在腦海？

我們的大腦是一頭又聾又啞的獸，不能拈花惹草，無法喝辣吃香；它不能接收「香」和「辣」，只能透過身體這部電功率轉送器，讀到「好吃」的信息。又常被回憶阻斷，遭想像誤導，而混淆了虛實界線。像一塊沉默的海綿，靜靜吸收天地間的資訊，聲色嗅味的電子脈衝。

脈衝，含情脈脈的衝撞。你一口，我一塊，蘸醬汁，抹辣泥，酥脆入嘴，親暱入喉……那對小情侶唏哩呼嚕吃了個盤底朝天，意猶未盡，男生繼續舔舐盤裡作料，女孩咂咂嘴，抿唇微笑。

孩子愣愣望著女孩的笑靨，像看著夢中情人。

男生摟緊女孩，邊走邊說：「妳啣！帶我來吃這麼不健康的東西，不怕我送急診？」

女孩扭身掙扎：「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？說什麼體內有座冷卻池……」

聲音愈來愈小，背影愈來愈遠，孩子想跟上去，卻被雜沓人聲、交錯人潮逼退，距離愈拉愈大。

一種空靜：天地消音，萬物匿跡，光影褪去，人形潰解。世界變成玻璃屋，屋頂、牆壁、地板、門窗瞬間崩碎；又像漩渦底部，圍繞空虛，且被寂靜填滿。

一個踉蹌，孩子倒退兩步，幾乎要仰天倒下——一隻穩定的大掌托住他，是父親的手。

「你在找什麼？寶貝。」父親笑問。

孩子不語，視線一直停留在熙來攘往的小街深處。

「你在看……生炒花枝？胡椒餅？手工虱目旗魚丸？」父親指著各式各樣燦亮的招牌。

「爸爸……」孩子突然開口。

「嗯？」

「消失的東西，是不是再也不會回來？」

「嗯……有些會，有些不會。」父親抬頭，目光飄向滿天繁星。「像是……氣味、聲音、畫面、觸感和時間。這些東西，出現時就已注定消失，甚至是同時消逝。再香郁的氣味、再悅耳的歌聲、再美好的時光，都是一眨即逝，沒有人留得住。」

「哪些東西會回來？」孩子仰起脖子問。

父親摸摸孩子的頭，漫步前行。

「快樂、悲傷、回憶與……生命。」父親緩緩分說：「只要你願意，快樂隨時會回來。如果放不下，悲傷一直守著你。我們割捨不了的過去，像旋轉木馬那樣圍繞你，而我們站在進退不得的正中央。」

「喔！」孩子好像明白，又像不明白。「那生命呢？死翹翹了還會再回來？」

「會呀！爸爸為阿婆守喪時，親眼看見她躡手躡腳回家，生怕吵到我。還有啊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爸爸和阿婆一樣，時候到了，就會離開這世界……」

「你會再回來？偷偷摸摸不讓我看見？」孩子抓著父親的衣袖追問。

父親微笑：「我會摸摸你的頭臉頸背，順便偷你的心，而且保證讓你看見。」

「真的？沒騙我？」孩子的神情，是一種半信半疑的恐懼。

他常說，自己和孩子的相似度，幾近百分百。

「其實，仔細看自己，你會發現爸爸留在你身上的痕跡。你的眼睛、眉毛、笑顏和哭臉，簡直就是我的山寨版。啊！你會說一點也不像？要凝視，喔不！要靈視，不能只憑肉眼，你會看到我們父子血脈相通，命運可能也相同。等到你長大，髮際線愈來愈高，高到沒有線——沒辦法，這是家族標記。你的一顰一笑、快樂和憂傷，也會愈來愈像我。有一天照鏡子——啊！爸爸回來了，回到我身上。這樣你能接受嗎？」

最近他常這樣？

孩子不說話，仰著頭，凝視生命中的「父刻版」。

「還有啊！我們現在用漢名，看不出來。如果用以前的命名方式，別人一眼就能認出我們是父子。」

「啊？什麼？」映著星輝的眼眸滿是問號。

「父名做子姓，跟在兒名後。以前哪！我們族人的名字，是父子相連的。兒在上，父在下，有效期間僅限於父子之間。例如，A B C · D E，D E代表父親，A B C就是兒子。等到兒子生下孫子，就會變成F G · A B C，祖父D E消失不見了。不像漢人，家族姓像一頂大帽子，冠在每個人頭上。我們是兩人三腳……」父親又一把抱起兒子，「爸爸永遠和你黏在一起。」

「跟在兒名後……爸爸會一直在我後面，保護我？」

經常離開，不告而別。

孩子的情況……？

額頭輕碰額頭，鼻尖親撫鼻洞，父親說：「在你身前，在你身後，在星星的故鄉，也在你的『內太空』。爸爸保證，在……」

「在那裡！」孩子伸出手臂，微彎的線條直指一個肉香四溢的角落：「大香腸！大香腸就在那裡！」

父親放下孩子，跟著孩子的小雀步，接近香腸攤。

「哇！超級香！超好吃！對不對？」

孩子鼻孔翕張，一縮一放，像食蟻獸吸食蟻窩，收盡飄逸空中的氣體分子。彷彿，那油煙和肉味不只是香氣，也是脂肪、肌腱化合物，可以果腹的形體。

香腸攤前簇擁著成群或零星的客人，張頭探腦等叫號。老闆一面切片，一面介紹自家美食：「我的香腸是新鮮黑豬肉，按照黃金比例每天現灌，用木炭現烤呢。一口呷落去，滿嘴肉香摺會噴汁。你們看，足有份量，記者說我的香腸

是夜市巨無霸。」

是啊！大香腸的尺寸，比孩子的胳膊還粗。

孩子的心思，比顯微鏡下的單細胞更細。

莫名驚心。父親偷瞄兒子眼神中的飢色——一種夢見天堂隨即凍醒的蒼涼，一陣熠閃，胸臆間劇烈起伏，手腳突地發冷。他擡著頭，蹲下身子。

「爸爸，你怎麼了？」孩子抓著父親肩膀。

「我……」抬頭，天在旋，地忽轉，星子像雹雨般急墜。

騰起又陷落的波紋，癱成極遠處一道寂寂海平線。

「爸爸，沒關係！我保護你。」孩子將幼苗般手指伸進父親曲握的掌心，甚至拍拍大人的背：「我保護爸爸。」

人潮漫捲，光點閃爍。千殊萬象、生滅枯榮在這座城市流動，也在體內腦中脈衝。市聲雜沓，人影凌亂。吆喝聲、叫賣聲、高談闊論聲、笑語聲在四周穿梭。父親蹲地抱頭，恍若魔音入腦，又像默默承受突如其來的異變。

「爸爸想不想知道我的小祕密？」孩子的手依舊停棲在父親肩膀。像斂翅縮捲的紫紋蝶。

父親喘氣，抬頭，深呼吸：「想啊！快跟爸爸說。」

「爸爸愛吃的大香腸、臭豆腐，我也愛吃。我知道它們『超好吃』，因為……」孩子眨眨眼，活像猜謎遊戲的主持人。

「爸爸說的話你都相信？」

「因為我吃過。世上再沒有臭得那麼東西的好吃了。」孩子舔唇，一縷縷絨滑過龜裂花冠，一晶晨露踟凝顫搖草尖。

「你吃過？」父親蹙著眉，鼻翼像微風吹縐的湖面。事實上，他的脖頸到背脊，疙瘩冒湧，像被重型機槍掃過的牆面。

「吃過啊！爸爸不只一次帶回來，就……就被我偷吃了。嘻嘻！」孩子笑得像名畫得手的妙賊。

瞠目，搖頭——罷了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「拜」：孩子的一切，不都全拜我這位「負親」所賜？父親抖擻精神，勉強站起身子，問：「那麼請問臭豆腐神偷先生，你還想吃什麼？」

抵唇，偏頭，豎耳……小動物打開雷達，接收聲色臭味觸、身心意識受？關於「吃」，父親一直以為，自己的認知與欠缺、渴望和欲念，遠勝過常人需求：閱讀詩句，會有狼吞虎嚥的衝動；聆聽音樂，萌生飽足充實的感受。小巷人家飄出的菜飯香，害他飢腸轆轆；一隻溫暖的手，輕觸、包覆或緊握，教他在恍惚的快意中，細嚼慢嚥，渴死者承接最後一滴甘露的沉味。

牛有四個胃。他的胃口似乎更大：五感是口，七竅為喉，六欲七情是不斷廝磨反復激盪的消化道；血管脈膊噴汩熱情土石流。他甚至拍胸脯自嘲：弱不禁風的身體是一座迷你反應爐。

「哇！你不去參加大胃王比賽，真是可惜了。」多年前女友忍不住讚嘆。那時，他一連吃下大雞排、蔥油餅、胡椒餅、蜜豆冰、臭豆腐……正想挑戰大

香腸。

「我哪比得上綠巨人……」

他的孩子呢？暗青腦門偷裝了多少天線？小口蓋私藏虎牙尖齒，像有六排四十六顆鋸齒，足以鯨吞汪洋的大白鯊？或如鴉嘴獸那樣，引頸張喙，在水中前後搖擺，藉以捕捉小魚、蛙類或甲殼獵物發出的電子信號。

「走！爸爸。」小爪抓大手，轉身就走。

「去哪裡？」

「爸爸去過哪裡，我們就去那裡。」孩子答得斬釘截鐵。

爸爸吃過什麼，你也要吃？爸爸經過的事、受過的傷、熬過的苦，你也要嚐？

小街兩側，知名服飾連鎖店、各款各式鞋店毗連林立。

父親不說話，像是被小狗拖鍊的主人，不由自主前進。

不是小狗，是獵犬。必須被呵護的兒子，忽然耳聽、目明、鼻子靈敏。也許還有「人體」所欠缺或待開發的神秘裝置，如蜜蜂、蜘蛛身上的高度振動器。

傳說，在人類進化初期，旅行的目的並非尋樂，而是覓食。他們用木杖、石杵撥開草叢，檢查泥土：瞧！野豬留下負傷的足印和血跡。聽！淒厲的吼聲在林木間迴盪、迸散，最後一絲呻吟，由瓢蟲的鬚尖降落到貝母葉上。聞！仔細嗅聞！尿臭汗腥的葉脈間，有一滴發情的女性經血，一抹撩人的氣味腺體，彷彿對你訴說：我！雌性直立動物，長毛多情，發育良好；想與你交換愛情靈藥，等你賜我快樂神鑰。

我，就在這裡。你會來找我嗎？

「哪！向左轉，就在那裡。」拐個彎，繞過斜陡的銳角，兒子帶著父親蹣跚回原點：靜靜棲伏在暗夜，流光裡的老戲院。

孩子加快腳步，蹦向一個油亮亮的攤位，喘著大氣說：「蔥油餅！爸爸最愛的蔥油餅。」

黃澄澄的油鍋浮出灰濁濁的油泡，一張張白裡透綠的麵餅在沸滾裡變身：由白而褐而焦黃，從生嫩到熟熟。揉軟擀勻的餅肉穿上金鏤衣，以鬆脆口感攻陷饑涎的口腔，在牙關處激戰，碎屍萬段，或肉血模糊進佔美味記憶區。啊！寒風撲面，冷雨淅瀝，穿軍訓服戴大盤帽的男生哆嗦著躲進戲院屋簷下，忍飢耐寒，捏著所剩無幾的銅板，盤算著怎麼轉車回家，卻遭一股陌生引力——他稱之為感官洪荒的混沌之力——襲捲。轉頭一看，雨絲、熱氣和香氛合成的氤氳中，一名手持鐵夾（正忙著將熟餅起鍋），滿臉黑亮的中年男人對他頷首。

「你怎麼知道爸爸最愛蔥油餅？」父親問。

「爸爸對我說過啊！你忘了嗎？」小傢伙身體前傾，伸長脖子，用力嗅聞空氣中的微粒。

「是嗎？爸爸怎麼說？」父親的視線穿時越空，定在刻骨銘心的一瞬：中年男子將透著油光的紙袋遞給他，朗聲說：「少年吔！巴肚夭啊喔！這個乎

你。」他躊躇著，兩手虛握，不敢接下。「沒要緊啦！沒幾元錢，免歹勢！」塞進他掌中的暖暖包，像……

「傍晚的雲被，溫柔明亮，包著昏昏黃黃小太陽。」兒子說，「蔥油餅加蛋，對不對？爸爸，什麼味道？」

回憶中的油香是冷冬窗外探頭探腦的懶陽。緊實的餅肉，貼著胃囊，諦聽深夜幽微的心跳。老闆的朗笑，介於飛機雲和海濛果，一種軟絮淺色調。淡黃皮或微焦心，入口即化為蘑菇湯風味的凝體回憶。

回憶，開鑿感官的疏洪道，引爆愛恨的土石流。

「外酥內軟，麵香透著青蔥的鹹味，加一顆蛋，抹一點醬油膏和辣醬，能止飢，但不能解饑。」父親的表情，介於沉浸與迷醉。

「為什麼？一片不夠，還想再吃？」孩子追問。

「每一種食物，都是一個故事；每一道料理背後，藏著匠心、巧手和美麗。何謂『料理』？有的難以預料，有些嘛！無理而妙。」父親輕撫孩子的肩膀，「有一句話叫做『愈吃愈餓』，暴食症的人、美食家、政客、沉溺過去或需索無度的心，都容易有這類問題。還有一段話你可能聽不懂：讓人渴死的東西不是『渴』，而是『渴欲』。你說『一片不夠』，想想看，秋天落葉，有時是單獨一片，有時是穿過陽光樹縫在空中盤旋的一整面。那一種比較美？爸爸要說，兩種畫面都教人既飽足又飢餓……」

「按怎？一片甘有夠？」老闆露出焦黃大門牙。男生猛點頭，表達內心的感激。望著老闆燦亮的大圓臉，靦腆而帶點壓抑地，打了個飽嗝。

孩子低頭，思索了半晌，說：「爸爸是說，『進食』不只是吃進食物，還有其他東西？」

「你說呢？你好像比我更清楚。」父親抿唇，露出神秘的微笑：「爸爸和媽媽都不很了解你，但爸爸知道你……吃得跟別人不一樣。你可能比那些吃蚱蜢、水蛭、蠍子、狗肉和椰漿煨蝙蝠的老饕還特別。」

「我不要不一樣。」孩子嘟起了嘴。

「寶貝，世界上沒有相同的兩人，每個人都不一樣。」父親用手指了指流動的人潮，「你看，那位爺爺彎腰駝背，走得很慢，可是神情很滿足，因為他的孫子跑在前面，一直催促他快點；這名瘦小的媽媽揹著小嬰兒，左右手各牽一個，身上大包小包掛滿東西，蠻累的。問題是，她看起來很不開心嗎？啊！那位坐輪椅的小弟弟正笑嘻嘻回頭，跟……應該是他爸爸講話，我猜是在說笑話。還有一群學生，手上拎著豬血糕、糖葫蘆、章魚燒、芒果青，大呼小叫，分享零食。你再看，高矮胖瘦，男女老少，每個人的樣子都不一樣；但有一件事，大家都一樣。你知道是什麼？」

孩子搖頭。

「我們都只有一個自己，唯一僅有，不會有第二個，也不能和別人交換。」父親的目光，閃著不易察覺的痛苦。

「媽媽常說的『命中注定』？」孩子的眼神，有一抹頑抗的色澤。

「既是『注定』，就要『住定』：安心住在自己的房裡。就好像有人住豪宅，也有人住茅廬、鐵皮屋。不管待在哪裡，都要好好過活，珍惜自己。過得不好，是不能用橡皮擦塗掉重來的。我們的人生是單行道，只能走一趟，明白嗎？」

孩子低下頭，像覓食不著、垂首喪氣的流浪犬。又像，鑽入泥土的蚯蚓，左衝右突，迂迴探進，教人覷不透究竟。

父親緩緩蹲下身，睜著唯一僅有的寶貝，欲言又止，還是忍不住不說：「B叔叔不是說過，『生命只有一次，但，回憶可以讓一次變成很多次。』」

「就像那些每天回家的爸爸？」孩子突然開口。

關於落葉，單獨一片、盤旋空中錯落而下的一整面，誰比較美？

孩子又說：「爸爸，什麼叫做『一生一世，不離不棄』？」

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父親的心在抽痛。

「我不喜歡B叔叔。」孩子嘟著嘴。

父母是子女割捨不下的回憶？孩子呢？爸媽今生今世兜轉不出的回路？

孩子又問：「爸爸，這些人怎麼看我們呢？他們認為我們開心？不開心？」

父親說：「他們看到和他們一樣的親情故事；他們看不到，父子間，竟可以相似到這種程度。」

「不懂。」孩子搖頭。

「你知道，原始人靠打獵為生。他們需要的脂肪、蛋白質必須從動物身上取得。簡單說，殺生。」父親深吸一口氣，繞一個大彎，娓娓訴說一段生命史：「人與動物、自然界的萬物，似乎是一種敵對關係，卻也是親密依存：不吃動物或植物，我們就活不下去；吃下獵物，不是消滅牠們，而是將牠們的精華融入我們的體內，成為我們的骨血。大自然的食物鏈，是弱肉強食的循環，也是生命相融的過程。我們雖位居頂端，也是病菌、蚊蟲、微生物的燭光晚餐。有人在鱷魚腹內找到人類或牲畜的殘骸，醫生曾用超音波在媽媽肚裡發現希望和基因，也是不能抹滅的證據：爸爸的生命，好的和不好的，統統留給你……」是相似，也是相依相存的相嗜。

話語一頓，父親的「故事」卡在某種情緒的隘口。

「再來呢？再來呢？」孩子表現出高度的好奇。

「我們的社會，你搶我奪，爭噬財富資源，活像食人族；甚至不乏人吃人的慘案。而有些古老部落，族人相親相愛，卻有彼此吞食的傳統，且將葬禮變成大餐：把死者肢解，由族人分享；也就是將亡者埋在懷念的消化道、回憶的血小板。當然，也是為細胞的火爐增添燃料。絕大部分原始人有祭神的習俗，用動物或活人當祭品，祀奉天神，希望免除災禍，帶來好運。那些付出性命的人……」

「不會害怕嗎？」孩子問了個父親一直在質疑的問題。

這場只有一名稚齡聽眾的演講，到了喧騰落定、天地噤聲的階段。

父親沉默著，沉寔著，或者說，沉沒著……好一會兒，才開口：「恐懼和情

愛一樣，是與生俱來的。面對死亡，誰不害怕？被選中的人會用尊榮來驅逐恐懼。他們想，必須這麼想：我是天命所歸，代表族人，將生命獻給神；我的身體血肉分解碎散，並未消失，而是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。老人家常說：犧牲小我，成全大我。他們雖喪生，在族人眼中，卻獲得永生。」

「爸爸，我是指……」那些被我們吃掉的動物，不會害怕嗎？哈！問得好！同樣是犧牲品，你說呢？牠們可沒有榮譽感或偉大情操，生物存活的目的，就是活下去。牠們被我們獵捕、宰殺的時候，屁滾尿流，心生怨恨；我們茹毛飲血，也吃下牠們的毒。人類標榜『愛惜生命』，但為了存活，用盡殘忍手段屠戮生命，看那些千變萬化的料理花樣就知道。吃猴腦啦！『生』魚片啦！是活生生的魚拿來切片喔！據說日本最頂級的師傅會表演一種刀工：將活魚抓上砧板，快刀切魚肉，當場分給饕客，蘸芥末、醬料嚐鮮；而魚身抽搐，魚尾紋動，魚眼睛瞪得老大。你要問魚會不會怕？美食專家認為不會。因為刀子太利太快，快過死亡和恐懼。當那條魚獻出最後一片肉，廚師會滿臉敬意捧起魚骸，放回水族箱——瞧！一弧完整的魚骨，像謝幕舞孃那樣，一扭腰，忽款擺，回旋顧影，然後沉入湖底。專家說：有一種美，超越了生死界線。想不想聽穿山甲的故事？」

孩子不答腔，定定的視線投向小街盡頭斜角交叉的大路。那裡有一道高架，一座建築：龐然矗立、宛如龍骨的捷運站。

暗灰蟄伏、稜線分明的獸體，張口吞吐，湧出人潮，像幼小魚群離開母體。

「穿山甲是一種怯縮、遲鈍的動物，身披盔甲像黃金戰士……」沒反應。孩子兀自向前走。父親只好在心裡說：但無牙，沒利爪，只有口不能言的長舌，遇敵時無反搏之力，只能死守肉身：縮手藏腳，蜷成環狀，形同堅固的鐵盤。

獵人、山產老闆怎麼處理這道野味？用力掰開、拉直，或重摔在地，這食蟻動物怕痛，一痛就繳械，難以撐持。這時屠刀臨頭，開膛破肚，取出內臟，再用火烤，周身防護罩片片剝落，現出據說可以滋陰、清熱和解毒的肉體，獻出，脆弱生靈的砧上命運。

孩子停步，回看父親一眼——抑忍、無措、充滿哀傷的一眼。

親眼所見？真的嗎？實在讓人太難過了。

嗯，這是我實地採訪的新聞，他也在場，說了一句很玄的話：「親眼」所見的世界。

他愣了愣，甩甩頭，想揮開那來自預視、回憶，也可能是幻覺的雜音，繼續分說：

顧名思義，「穿山甲」的角質厚鱗，可以穿山、透壁和挖洞。但我們目擊的那隻母獸，讓人不得不思考：「穿透」或「穿越」的意義。我是說，她「穿越」了什麼？

趕到現場，慘案已發生。我們來不及阻止，也無能改變或抗告……人類的

貪狠殘暴。那名違法兜售山產的獵人現宰了兩頭，賣給垂涎喊價的客人，而在處理最後一隻時遇到麻煩：密不透風的鐵甲武士比銀行金庫還難開。拉她，搥她，敲她，用石塊砸她，摔在地上踩她……不成！這頭野獸不知哪來的蠻勁，比死守祕密的牙關更緊。獵人吼道：「媽的！那根筋不對？這隻壞掉了，不能賣。」同時怒踹兩腳——而那名寧死彎屈的戰士早已斷氣了。飛盤般的屍體掠過矮叢撞上樹幹，倒落塵埃，那緊抱不放的意志終於解甲，瞬間潰散，裸露出癱瘓內裡，以及，抽搐不已氣息微弱臍帶猶連的幼兒……

有什麼事情，值得他再看一眼呢？

他說自己不會計算，不懂價值，活得直得就好。

死去的穿山甲媽媽好像不肯瞑目：五官萎縮，眼開一縫……她在看什麼？

背脊忽冷。兩腳滯重的父親，停步捷運站前。孩子的小手悄悄握住父親的大手，語帶不捨：「爸爸，我們要回去了？」

父親遙看夜市的燈火與人潮（一臉油亮的愛心老闆朝他咧嘴一笑，黃板牙被檳榔汁侵蝕成暗紅風化岩。）輕嘆一聲：「啊！仔細看，你看到什麼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動物的屍體和靈魂。佛家吃素。古人憐蛾不點燈。保護動物組織，一直呼籲放生。而萬物之『凌』的人類，巧手妙技：燒烤、煙燻、糖醋、三杯、熱炒、涼拌、麻辣、醬爆、乾煸、煨焗、烘焙、白斬、水煮、汆燙……將血腥變成心血，戮屍化為美食。就像偷腥的人，窮拚硬拗，用文字的調味醬去腥。」

「爸爸最愛的蔥油餅攤，還在嗎？」孩子打斷父親的感慨。

「不在了。早就不是這攤，也不是這味了。」父親的眼神依舊茫然，口氣有些飄忽：「後來我回來找那位老闆，跑遍小北街、文林路、大東路，再嚐不到懷念的滋味。有時，我們添油加醋為了遮掩某種氣味；有時，我們喝辣吃香，只想尋找某道原味，只是……」

味覺王國是最虛幻的結界：比空氣輕，比心事重；春光偶現，永遠冰封。我們蛻成餓獸，化身蛇舞，穿行邪惡的莽原，征服刁蠻的味蕾。有時，味道未到，哀樂憂歡迷途於林……

他們的靈魂會去哪裡？

流動的光影繼續流動，榮枯的世間依舊生滅。捷運來了又走，走了又來。傾聽輪軌廝磨，車身轟然，父親吐出一個名詞：「永劫回歸。不是藝人賈永婕回家喔！」

「什麼？」兒子當然聽不懂。

「有人說，我們一生，就是捷運和劫運。我們天天坐捷運，在那網狀路線上往返、穿梭，幾乎可以到達這座城市每一個角落。所以說，生活就是捷運。但生命卻像劫運，只有一趟，有去無回；而這段旅程經常遇險，劫數連連。媽媽是不是說過『萬劫不復』？」

「嗯。」孩子點頭。

「其實，『劫』不一定是指壞事、噩運。你看，劫這個字是『去』和『力』

組成，有二種狀況，讓我們無力可施：第一，離開大氣層，處於無重力狀態；第二，漫長無垠的時光，會讓喜怒哀樂乏味，也無所依附。」

「漫長的時光？有多長？」孩子問。

「你問到重點了。在佛家語中，『劫』是指時間的最長單位。怎麼算？爸爸以後教你。」

「比樹上蟬鳴的時間長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比冰河期還長？」

父親點頭。

「比恐龍時代到現在還長？」

父親微笑。

「哇！」孩子的口鼻，扭結成一枚超級驚嘆號。「比爸爸上次離開的時間更長？」

父親愣住。

「有一句佛家語：無間。什麼意思呢？」父親凝睇著孩子的表情變化，「零時間，無空間，不老不死，不准下車，無法轉乘，像不斷空轉的車輪。」

「爸爸，我想……」孩子的唇形彎成一弧猶疑的問號。

「你想爸爸陪你搭捷運？」父親臉上恢復了笑容。

「不是！我是說……」

兩道銀光逆向而來，在這對父子的頭頂交會而過。

「什麼？」父親俯身，貼近兒子口鼻。

爸爸會不會……？囁嚅探問，被轟隆聲響淹沒。

第一章末

「他又失蹤了。」

「是啊！孩子也一樣。我反而希望孩子跟他爸爸一起……」

「離家出走？」

「那是他們父子間的祕密。」

「祕密？你是說他們的溝通方式？」

「他常說，自己和孩子的相似度，幾近百分百。譬如說，對食物的強烈渴望。不久前，他神經兮兮找你傾訴……還記得嗎？他睡著後嘴角一直在動，好像白天沒吃飽，只好在夢中大吃大喝。」

「最近他常這樣？」

「經常離開，不告而別。」

「孩子的情況……？」

「不穩定。或者我該引用孩子爸爸的話：不確定。老實說，這孩子在想什麼？我們這對爸媽都不清楚；孩子的心思，比顯微鏡下的單細胞更細……」

「他……會回來吧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他什麼時候回來？回不回來？你是他老同學，看得出來嗎？」

「啊！等等！有情況……」

「我一直覺得，我們所經歷的一切，不一定是壞事。小時候他就愛搞怪：故意失蹤，讓全院師生找他，還會在我桌上留紙條：『我，就在這裡。你會來找我嗎？』」

「嗯，他說過，這世界是怪象、異兆的相合虛構。我聽不懂。不過他經常見人所未見，目擊怪事……」

「親眼所見？真的嗎？實在讓人太難過了。」

「有什麼事情，值得他再看一眼？」